

〔輔導理論與課題論壇〕

## 成長課與教育改革的整合

陸方鈺儀

香港教育學院

課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要項，而成長課則是學校輔導中全方位輔導系統的重點。本文探討課程改革與學校輔導在香港教育改革中的位置，以及它們與教育改革的關係。文章首先討論教育改革和輔導的基本精神，然後討論課程改革與成長課的關係及互相重疊之處，並建議一個融合以上系統的理念架構。最後，本文提出在跨越界限（border crossing）時，教育工作者和輔導人員要留意的地方。

### 香港教育改革的背景

香港近年積極推行教育改革，學者對改革背後原因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種看法認為，教育改革為香港培訓人才。Kennedy（2003）認為教育改革的背景是要滿足知識型經濟的人力需求，以回應 21 世紀知識為本的全球經濟環境。這可從董建華政府在回歸初期對教育投入大量非經常性資源，以協助香港的知識型經濟轉型，保持香港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和提升香港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Tung, 1998a, 1998b；亦見 Law, 2002）看到。為了適應現代人力資源的需求，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中提出以「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為教育改革的方向。建議書是這樣寫的：

在這樣的大變動之中，每一個人都需要迎接新的挑戰。溝通、自學、應變、合作、創新等能力，已是每個人在社會立足的必備條件。而品格、胸襟、情操、視野和素養，又是個人進步、成功與傑出的重要因素。（頁 25，段 3.11）

建議書展示出將來社會在人才的需求上，能力與態度同樣重要。

另一種看法是教育在於發展個人潛能，並培養公民素質。這可從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裏提出的教育目標中略見一斑：

讓每個人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夠一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有充分的自信和合群的精神，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頁 27，段 4.1）

這種將個人潛能的發揮（西方的觀念）混合於為社會、國家和世界作出不斷的努力和承擔（中國的價值）的看法，在香港官方的教育文獻中提及，尚屬第一次（Cheng, 1999）。這正反映了回歸後，政府認同香港的中西文化需要結合。筆者認為，這亦可為輔導與德育的互為整合奠下基礎。

教育的功能，在於個人潛能的發展和公民素質的培養，抑或在於滿足社會的經濟發展，兩者是相輔相成抑或互相違背，長久以來都爭議不絕。在同一文件中同時出現兩種觀點，似乎假設了兩者能互相配合。但到底能如何配合，卻又沒有清楚說明。本文希望提供一個整合兩者的理念架構，以填補這方面的空隙。本文首先探討學校輔導在這次教育改革中能作出的整合，然後深入討論課程改革和個人成長課（分別作為教育改革和輔導改革的核心）如何重疊與配合，最後為教育工作者與輔導專業同工提供一個更清晰的理念架構。

## 課程改革與學校輔導

課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要項，而個人成長課（以下簡稱「成長課」）則是全方位輔導系統的重點。本節將探討教育改革與學生輔導的基本精

神，並討論課程改革與成長課的相關與重疊之處。下節將就國際文獻與本港推行的實況作介紹，最後建議一個以成長課為中心的理念架構，將課程與輔導整合。

## 教育改革與學生輔導的基本精神

如上文所述，教育的目的著重發展個人的潛能，使其有全面和具個性的發展，並能立足以至貢獻社會。教育改革的大原則包括：學生為本、講求質素、永不放棄（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5）。「學生為本」是指學生成為學習的主人，而非「科目」或「課程綱要」的具體改變。故此，學習過程比內容更為重要，學生需要「學會學習」，並掌握一些共通能力（如協作能力、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及創造力等），目標是學生能不斷提升個人素質、發展各方面的潛能；透過終身學習，達到最高的個人素質，不單可以立足於社會，亦能為社會、國家以至世界作出貢獻。教育改革且本著有教無類、永不放棄的精神，令每一位學生都能有公平的機會接受和參與最良好的教育。

學生輔導與教育改革的基本價值在多方面都相當吻合。學生輔導以學生的健康成長與發展為中心（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是以人為本而非以「輔導工作」為本。在這方面，基本的哲學理念認為人類生而平等（吳武典，1980），而每一學生都應有足以發展其最大潛能的教育機會（馮觀富，1997）。另一方面，Lee（2001）認為文化差異如性別、階級、種族是真實的，不能不予理會，而 Schneider & Stevenson（1999）認為在支援貧窮和「有色」（colored）學生選擇達成最高市場價值的教育時，學校輔導員所扮演的角色至為重要。

輔導重視個體，以了解為中心。McLaughlin（1999）認為輔導是一種關係，通常運用的輔導技巧包括聆聽、同理心、對質和引發行動。認識「自我」和「自我意識」為輔導的核心；想法、感受和行為在輔導過程同樣重要。學校輔導強調對個人的珍視，每一學生都是獨特卻同樣有價值的（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這又和教育目標所著重的「每一

個人」及「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不謀而合。每一學生都有個別的強項和弱項、長處與短處。學生的成長是透過認識自己的「自我」和獨特性開始，從每一學生的長處、性向和興趣入手，讓學生經歷成功，他們便能提升自己的自信與能力感，從成長角度（growth-oriented）使每一名學生都有「具個性」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無條件的接納和關愛——同理心、體諒和支援——都極為重要。目標是使學生透過自我體驗和反思，認識自己的思想、感受和行為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同時亦能明白他人的知、情、意、行，建立「知己知彼，互相溝通」的良好人際關係。

## 課程改革與成長課

課程改革打破了課程設計和學生評估的既定框框（蔡寶瓊，2002），強調課程的統整，並將學科納入八個學習領域之下，包括：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藝術教育，體育（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 14）。其中新增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領域所包括的「個人與群性發展」，裏面談及的主要範疇如自尊、自我管理、健康的生活方式、人際關係及與性有關的議題（課程發展議會，2002），更直接與學生輔導、德育和公民教育有密切關係。

課程改革提出了以下五種學習經歷：智能發展、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工作相關的經歷、社會服務，以及體藝發展（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頁 40）。其中「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工作相關的經歷」和「社會服務」三種學習經歷，實與輔導成長課的「個人」、「群性」和「職業」三大範疇有相當的重疊。學習經歷所羅列的目標如培養「為社會及國家和世界作出貢獻」的公民素質和幫助學生「立足社會」等，亦與輔導成長課互相重疊。2002 年發表的公民及德育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2），建議因應各學校強調的公民教育、傳媒教育、法律教育、消費者教育、健康教育、藥物教育、愛滋病教育、生活教育、性教育、環境教育、品德或倫理教育作為中心，發揮校本的德育與公民教育，但當中一些談及的課題亦與「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有很多相同之處。

課程改革容許學校變動固定的時間表，以校本的原則，切合學生的需要，使學校可以更有彈性地安排，俾各種課程和學習經歷得以配合。課程內容和教學安排打破框架和跨越界限，一方面創造了機會和空間，使學校更自如地為學生設計課程和活動，以切合各學校學生的需要，另一方面卻製造了不少混亂和重疊。同時，課程改革缺乏方向和清晰的理念架構為指引，只強調「全方位學習」和「全社會動員」，令老師、輔導主任／老師、學校行政人員（如校長、訓導主任、課外活動主任、課程統籌主任）、家長、社團人員甚至學生都疲於奔命，而未必能使學生的學習與個人素質得到提升。

## 公民德育課程與成長課的重疊

在 2002 年同時推行的公民及德育教育課程（課程發展議會，2002）和香港教育署學生輔導組的全方位輔導服務中的個人成長課（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再可見課程內容的重疊。兩個課程在同年推出，十分相似，都著重全人發展，特別是「個人」及「群性」發展，並提倡以生活事件來推行。公民教育除多了「社會教育」一範疇外，兩課程都同時擁有「個人成長與健康生活」、「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和「社交生活」四個範疇。它們最主要的差異是：公民教育指引強調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度（五種最重要的價值為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分認同和承擔精神），而成長課則以發展學生的個人潛能和健全自尊為中心，其間著重能力和技巧的培訓（如解決問題、自我管理、溝通和人際關係、應變與處理衝突技巧、學習技巧和生活計劃等）（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兩個課程如何整合，官方則未有提供任何建議。

## 成長課的國際文獻及其在本港推行的實況

### 國際文獻

Borders & Drury（1992）認為成長課的目的有三，包括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建立價值觀，和提升自尊。這與 Campbell & Dahir（1997）認為成長課主要是幫助和提升學生的學習以及 Johnson（2000）認為綜

合與全面的輔導課程能幫助學生學習與發展不謀而合。美國一般的成長課範疇包括「個人及群性的發展」、「學業發展」與「事業發展」（Gysbers & Henderson, 1994; Myers, 1992），在台灣則稱為「生活輔導」、「學業輔導」和「生涯輔導」。成長課作為全方位學生輔導的重要部分之一已經成為世界趨勢，美國在 2000 年有超過 34 個州推行。根據 Gysbers & Henderson（1994），成長課的主要理念是成長中的「人與環境」的關係（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著重能力和生活技能的訓練。今日有良好的生活技能，便比較能夠學業有成及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更為日後各人生階段（包括事業、婚姻及為人父母）奠下基礎。

成長課在美國的成效相當顯著，於多篇學術論文中都有指出（Lapan, Gysbers, & Petroski, 2001; Lapan, Gysbers, & Sun, 1997; Nelson & Gardner, 1998）。這些成效包括：提升學生的學術成績、有助群性及情緒發展、增加對職業的意識（將來發展），以及強化學校的積極氣氛。成長課在本港推行時，如能配合傳統的中國德育特色，將能切合本港中西文化交匯環境的特殊需要。

## 本港的狀況

與課程改革同步，香港教育署學生輔導組於 2002 年推出了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個人成長教育。成長課程如課程改革一樣，以校本形式推行，必須顧及學生的成長需要，以發展和預防為中心。香港對成長課的重視，符合世界各地學校輔導發展的大趨勢（如 Gysbers & Henderson, 1994），學習著重過程，沒有既定的教學內容。過程強調學生的積極學習、自我體驗、自我探索和反思，內容與學生的生活事件連結起來（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主要分為「個人」、「群性」、「學業」與「職業」四大範疇。「個人」範疇包括自我概念、解決問題、自我管理；「群性」發展包括尊重及接納他人、溝通及人際關係、應變及處理衝突；「學業」範疇包括學習技巧及態度、成就感、愉快的學校生活；「職業」範疇則包括生活計劃、處事態度及職業資訊。

成長課自實際推行以來，有學校設獨立成長課，有學校將成長課與德育課程合併，亦有學校將成長課滲透於常識科。至於教授成長課方面，有些學校由輔導主任／教師任教，有些由班主任教授（有時由輔導主任／教師協作），有些則由常識科老師教授。無論以哪一模式推行，對成長課有清晰的理念架構，以及同工能有效地分工和協作，都對成長課的推行十分重要。限於篇幅並希望文章更有焦點，本文著重討論前者。

## 成長課的理念架構

### 理念根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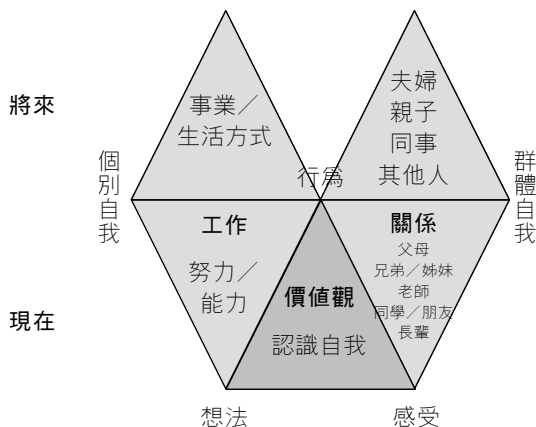
課程改革、成長課和德育及公民教育的推行，令各科的界限變得模糊或重疊和混亂。本文就這些情況，提供一個成長課的理念架構，以期幫助校長、老師和輔導同工在推行課程改革時，能掌握學生輔導成長課的核心。學校可以根據校本的特色及學生的需要，靈活整合學校的課程與活動，結合學習與生活，聯繫生活事件和工作經驗，正如課程指引所提出的「終身學習，全人發展」（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以下筆者將運用佛洛伊德的人生兩項重要事項——「工作」與「愛」為骨幹，設計一個適合學生成長的輔導成長課的理念架構（見圖一）。佛洛伊德對「工作」與「愛」的重視，實與成長課的四個範疇不謀而合。簡而言之，「學業」、「職業」可用「工作」來概括，「群性」則用「愛」來包涵，其間最重要的就是以「個人」或「自我」為中心。架構亦參考了 Gysbers & Henderson（1994）所提供的生涯發展理論，該理論將輔導課分成三個範疇：自我認識和人際技巧，角色、處境和事件，以及生涯規劃。此外，亦著重階段性的能力與技能發展，以及預防問題的產生；又建基於「人在環境」的基本理念。由於香港社會要顧及中西文化的矛盾與融和，「人在環境」的理念特別重要。

### 理念架構

架構以認識「自我」的三角形為中心，也可以說是「自我形象」或認識自己的外表特質（身體自我形象）、性向、喜好和能力（學術自我

圖一：自我、工作與關係



形象)。三角形的三個角為想法、感受和行為，代表一個心理學上的立場：整全地看一個人，並看生理、智力、情緒、群性各方面如何互為影響。筆者在三角形的中央加入價值觀，因價值觀是個人的想法，是感受與行為的根源。這裏更需要加入個人已有的價值觀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所期望培養的基本價值觀和態度，如堅毅、尊重、責任感、身分認同及承擔精神（課程發展議會，2002，3A）；這樣更切合中國人所強調知、情、意、行四方面的認識與配合。

三角形左面的鑽石代表「工作」，右面的鑽石代表「愛」或「關係」；兩個鑽石型的下半部代表「現在」的發展，上半部則代表「將來」的發展。在「工作」方面（左面的鑽石），透過多種的學習經歷，包括智能發展、生活經驗、與工作相關的經歷、社群服務及體藝發展，學生更能明白自己的性向、興趣和能力所在。除了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有均衡的發展外，學生更能就自己的特長努力發展，獲得成就感，建立自信，以致在學習（今日的學業）方面亦有具個性的發展。學習過程中不單學會溝通、自學、應變、合作和創意的技巧，更能熱愛學習，體驗努力與堅毅的辛勞與可貴；亦透過反思提升品格、胸襟、情操和視野等個人素養。今日不少學校，在推行教育改革時都是用了Gardner（1993）



的多元智能概念，以幫助學生發展潛能。上面所說的，正如Gardner, Csikszentmihalyi, & Damon (2001) 在*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一書中提出，在發展個人的多元智能時，必須顧及卓越成就背後的道德操守。費考通說得好：「名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見張興成, 2003) 假如每個人的「個別自我」(individualistic self)<sup>1</sup> 形象都能健全地建立起來，將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

「關係」(右面的鑽石)則代表「群體自我」(embedded or relational self)<sup>2</sup> 的建立。「群體自我」比較接近中國人的倫常關係<sup>3</sup>，今天，學生能否與父母、兄弟姊妹、老師、同學、朋友、長輩及其他人建立良好關係是十分重要的；這些關係建基於尊重、責任感、身分認同和承擔，亦需要溝通、解難和同感等技巧。在這範疇，我們期望學生能夠學習「知己知彼，互相溝通，和而不同，共同邁進」。困難的是，老師、家長、兄弟姊妹、長輩與學生各方面的需要和期望都未盡相同，尤其在社會急劇轉變下，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價值互相交織，各種倫常關係(如親子、夫婦、朋友、師生、上司下屬等「恰當」的關係)更變得模糊和難以掌握。石丹理、傅淑賢、趙振雄(1999)在《兩代相衝與相融》中所說的兩代不同的看法和盲點，如兩代對權威、個人私隱、交友自由和家長表現等方面的不同詮釋，以及家庭價值觀的不協調，便是最好的例子。Giddens (2001)亦描述，「家庭不只是傳統與現代爭持的地方，且亦是它們的隱喻」。各方面如果能做到認識自我和他人的需要和期望，並能解讀他人背後想法的原因，學會運用雙方接受的溝通表達方法，雖然彼此不同，大家都能一同向前(Luk, in press-a)。假如今日的各種人際關係都能和諧，將來的夫婦、親子、同事、朋友、與其他人的美滿關係也可拭目以待。

## 成長課與其他課程的配合

### 成長課與德育、公民教育組成獨立課程

如上所說，成長課的最中心是「自我」，當然是要幫助學生達成自我認識，包括「個別自我」及「群體自我」。「個別自我」在學習(今日的工作)方面，期望提升自尊，並達到一個「努力與能力」的中西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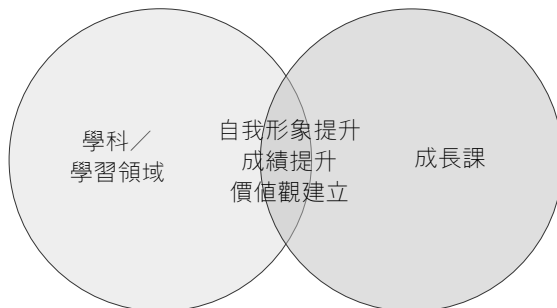
合價值 (Cheng, 1990)。「群體自我」或「群體的自我形象」在認識他人和建立與他人的關係方面，期望能明白自己和他人的知、情、意、行，並掌握基本溝通、同理心、體諒、合作、解難和衝突處理等技巧。這裏的基本價值包括尊重、責任、體諒和承擔。換言之，是將輔導成長課所強調的技巧跟德育及公民教育所著重的價值納為一體。

心理輔導與德育兩者的對立統一，國內文章多有論述 (胥興春、程啓軍, 2003; 彭岳鵬, 2004)。如前所述，在香港兩個課程的共通點是以生活事件為中心，兩個課程都建議就四個環境 (即個人成長及健康生活、家庭生活、學校生活和社交生活; 詳見課程發展議會, 2002, 3A, 頁 24–29) 中所發生的生活事件作為中心與學生討論和探討，而本港有很多學校已將成長課與德育及公民教育整合，成為訓輔合一的課程，名為「生活教育」或「個人及社會教育」。筆者在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期刊中提供了一個成長課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的詳盡整合課程建議 (詳見 Luk, in press-b)。不少學校更將訓輔靈三課程結合，有時名為「生命教育」。這些組合課程期望學生能掌握的技能，與 Glasser 所談及將來社會所需求的人才特質——有應變能力、一般能力和良好態度等 (見劉小菁, 2002)，不謀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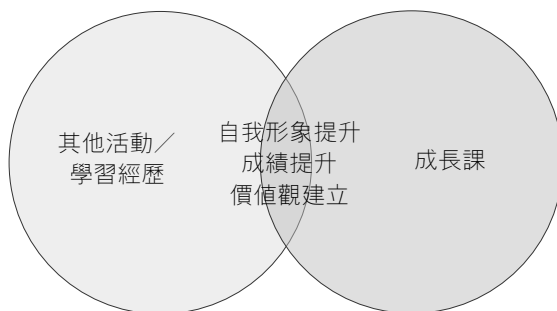
## 滲透課程

除作為獨立課程外，成長課還有其他更大的果效。在台灣，滲透式教授成長課已為人所推崇 (熊曠, 1980)，成長課的目的與精神可以滲透於各學科或八個學習領域內 (見圖二)，亦需要滲透於各種學習經歷，如週會、課外活動、工作相關經驗、社會經驗、體藝發展等 (見圖三)。例如，在教授語文時，學習有關情緒的詞彙，幫助學生認識自己及他人難以描述的情緒。在進行各類體藝活動時，讓學生加深認識自己的興趣與能力，發揮自己的潛能，增強自信心與自尊，同時亦學會欣賞他人的才華。在參與各地的交流時，更能體會各地的異同，反思自己的公民身分及對社會的承擔。只要學習和活動能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增強自我反省和體驗，從而學會生活技能，建立自己的自尊，認清自己的價值觀，清楚自己的行為，並為行為負責，就是屬於輔導的範疇。

圖二：成長課與學習領域的配合



圖三：成長課程與其他學習經歷的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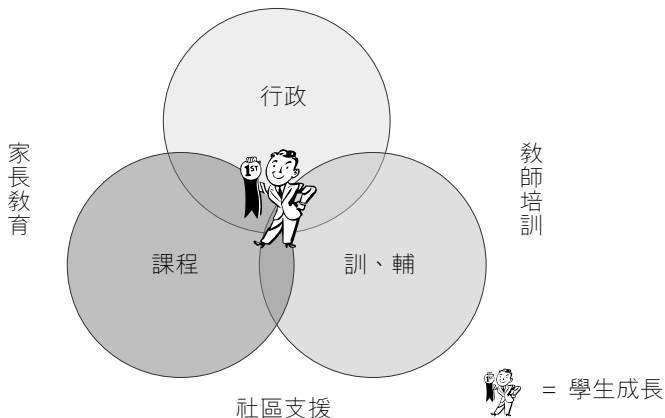


## 結語

輔導是教育的一部分。訓輔系統與課程及行政系統互相重疊又互相配合，三者都以學生全人的、具性格的發展和終身學習為目標（見圖四）。三個系統更需要與家庭系統和本港的社會系統互相配合，才能發揮功能。成長課的成效，有賴與課程的整合，更須與其他系統互相聯繫。系統理念正是本港所推行的全方位學生輔導系統背後的基本精神。

舉一個可喜的例子：一些學校為了切合新來港學童的實際需要，用開放校園的行政設施來支援學生。學校的設施（如球場、班房、電腦室、圖書館等）不單能解決學童家中狹窄環境和資源嚴重不足的困境，學校更可以成為家長的聚腳點，增進家校合作，避免學童在街上流蕩的情況。校長作為學校的領導者，需要有效地將行政、輔導和課程組織配合。當中，教師培訓、家長教育和社區支援對學生的健全成長同樣重要，

圖四：全方位學生輔導——訓輔、課程和行政必須互相配合



學校輔導主任／老師在這幾方面亦需起帶領作用。假如教師缺乏教授成長課的態度和技巧，或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互相違背，學生的發展必受影響。另外，適當地運用社區支援，嚴肅的如對經歷離婚家庭的支援與教育，輕鬆的如歷奇活動等，都能幫助學校的輔導工作。輔導與教育是兩種不同的專業，但兩者同時參與增進兒童與青少年的學習、成長和健全發展，而輔導與發展都是要達成「增進所有學生在學校的成功」。面對教育改革排山倒海的新措施，包括在課程、活動的重新組合和不同的學校工作人員的重新調配三方面不斷的跨越界限（border crossing）（Giroux, 1993），教育工作者必須能掌握理念，隨時施教，彈性處理和寧少莫濫。當社會要求以量化來量度成果，教育工作者更須認清目標，分清先後次序。教育輔導畢竟是樹人的工作，教育工作者需要時間和空間，用心建立，學生同時需要時間和空間發展。社會要明白這點，教育才能讓幼苗得以茁壯成長，為將來培育人才。

## 註釋

1. 「個別自我」意指個體之間是分隔的，且獨立於社會文化環境之外。
2. 「群體自我」意指人與人之間是有親密關係的，人是包含在其社會文化歷史環境之內的。
3. 這裏沿於孔子的五倫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及夫婦。

## 參考文獻

- 石丹理、傅淑賢、趙振雄（1999）。《兩代相衝與相融：家庭價值觀異同的啓示研究報告》。香港：香港小童群益會。
- 吳武典（主編）（1980）。《學校輔導工作》。台北，台灣：張老師文化事業。
- 胥興春、程啓軍（2003）。〈對學校德育工作者從事心理輔導的認識〉。《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第 20 卷第 5 期，頁 15-16, 18。
- 張興成（2003，6 月 10 日）。〈文化發展與中國形象〉。《人民日報》，頁 14。
- 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香港：政府印務局。
- 教育署學生輔導組（2004）。《個人成長教育》。2004 年 5 月 18 日擷取自教育統籌局網頁：<http://www.emb.gov.hk/index.aspx?nodeID=121&langno=2>
- 彭岳鵬（2004）。〈關於學校德育與心理輔導的比較與思考〉。《哈爾濱學院學報》，第 25 卷第 4 期，頁 68-70。
- 馮觀富（1997）。《輔導原理與實務》。台北，台灣：心理出版社。
- 熊曠（1980）。〈國小輔導活動與各科教學的共舞——論精緻與健全的教學理念〉。《諮商與輔導》，第 69 期，頁 25-29。
- 劉小菁（譯），W. Glasser（著）（2002）。《每個學生都能成功》。台北，台灣：張老師文化事業。
- 蔡寶瓊（2002）。〈教育：全球資本主義祭壇上的羔羊〉。載蔡寶瓊、黃家鳴（編）：《姨媽姑爹論盡教改》（頁 215-235）。香港：進一步多媒體。
-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02）。《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香港：政府印務局。
- Borders, L. D., & Drury, S. M. (1992).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 programmes: A review for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0(4), 487-498.
- Campbell, C. A., & Dahir, C. A. (1997). *Sharing the vision: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school counseling programs*. Alexandria, VA: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 Cheng, K. M. (1990). The culture of schooling in East Asia. In N. Entwistle (Ed.),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ideas and practices* (pp. 163–173).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Cheng, K. M. (1999, February). *Culture matters: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aims of education for Hong K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er Education, Hong Kong, China.
- Gardner, H. (1993).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ardner, H., Csikszentmihalyi, M., & Damon, W. (2001). *Good work: When excellence and ethics meet*.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 (2001). The global revolution in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In A. S. Skolnick & J. H. Skolnick (Eds.), *Family in transition* (11th ed., pp.17–23) Boston: Allyn & Bacon.
- Giroux, H. A. (1993). *Border crossing: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Gysbers, N. C., & Henderson, P. (1994).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your school guidance program*.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 Johnson, L. S. (2000). Promoting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an era of educational reform.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4(1), 31–40.
- Kennedy, D. M. (2003, Septemb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in Hong Kong*. Speech presented at the Lunchtime Colloquium 03–04 orga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ong Kong, China.
- Lapan, R. T., Gysbers, N. C., & Petroski, G. F. (2001). Helping seventh graders be safe and successful: A statewid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omprehensive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program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9(3), 320–330.
- Lapan, R. T., Gysbers, N. C., & Sun, Y. (1997). The impact of more fully implemented guidance programs on the school experience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A statewide evaluation study.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5(4), 292–302.

- Law, F. (2002, April 14). *Speech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rs Fanny Law, at the 4th Kellogg-HKUST EMBA graduation ceremony*. Retrieved February 24, 2003,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eb site: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04/14/0412243.htm>
- Lee, C. C. (2001). Culturally responsive school counselors and programs: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all students. *Professional School Counseling, 4*(4), 257–261.
- Luk, F. Y. Y. P. (in press-a). A search for new ways in describing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Voices from principals, teachers, guidance professionals, parents and pupils. *Childhood*.
- Luk, F. Y. Y. P. (in press-b). Globalisation and localisation enmeshed —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uidance curriculum in Hong Kong.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 McLaughlin, C. (1999). Counselling in schools: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7*(1), 13–22.
- Myers, J. E. (1992). Wellness, prevention, development: The cornerstone of the profess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1*(2), 136–139.
- Nelson, D. E., & Gardner, J. L. (1998). *An evalu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guidance program in Utah public schools*. Salt Lake City, UT: Utah State Office of Education.
- Schneider, B., & Stevenson, D. (1999). *The ambitious generation: America's teenagers, motivated but directionle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ung, C. H. (1998a, February 26). *Speech by the Chief Executive, Mr Tung Chee Hwa,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ai Po campus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Retrieved June 11, 2001,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eb site: <http://www.info.gov.hk/ce/speech/2602cesp.htm>
- Tung, C. H. (1998b, October 31). *Speech by the Chief Executive, Mr Tung Chee Hwa, at the opening of the 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ion of Science*. Retrieved June 11, 2001, from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eb site: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199810/31/1030214.htm>

## **Integration of the Personal Growth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 Reform**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education reform is curriculum reform, in which the personal growth curriculum is a vital part of the comprehensive guidance system.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the role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school guidance withi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education reform in Hong Kong. The discussion then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overlaps between curriculum reform and personal growth curriculum, and recommen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the above system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some essential points that educators and counseling professionals should take note of when crossing borders.